

◇生活空间

牦牛踩出来的答案

[广西]黎泓池

高三那年,我被一道地理题绊住了。题目问:青藏高原的草原上为什么老鼠稀少?我给出了天敌多、气候寒冷、食物不足等答案,甚至写了“牧民养猫”,自以为面面俱到。结果答案揭晓时全班哄堂大笑——牦牛走来走去,会把老鼠洞踩塌,所以老鼠没地方住。

笑过之后,我盯着这行字看了很久。我写的每一条都是书本上的标准逻辑:天敌、气候、食物。可偏偏漏了那个最笨、最直白、最不像地理答案的答案。

我拿着卷子去找地理老师,他正对着窗台上的仙人掌喷水。听完我的愤愤不平,他放下水壶:“你见过牦牛吗?”

“在电视上见过。”
“电视里看不出体重。”他比划着,“一头成年牦牛将近一吨,走一步地表下十厘米的土都跟着颤。老鼠挖洞讲究土层结构,被反复压实就挖不成了。你光想着天敌和植被,忘了最笨的道理:力气大的说了算。”

我嘟囔道:“这算什么地理?”

老师笑了:“地理就是什么都有。山怎么长、河怎么拐弯、风怎么吹,连牦牛踩老鼠这种鸡毛蒜皮都有。地理不单是你在教室里推理出来的等高线和洋流图。真正的地理,是你把脸贴在地面上,书本上找不到答案的时候,去踩一脚就知道

了。”

那年夏天,我去了若尔盖。远处牦牛群慢吞吞地移动,像乌云在地上挪。草地上散布着塌陷的小坑,旁边有老鼠活动过的痕迹。我蹲下去用手指戳那些被踩实的地方,硬得像砖一样。课本上的推理把世界装进了几条规律里,仿佛一切都能算到。这些是人的骄傲。可草原不认这些,它只会被踩实的地面来回答。推理是人的骄傲,但地面自有脾气。

后来在城市里租房,隔壁的工地在打桩,整栋楼跟着震颤。夜里躺在床上,灰簌簌地落,那股从指尖麻到骨头的震感忽然又回来了。原来城市也有城市的脾气,和当年牦牛的蹄子一样,不跟你讲道理。那一刻,我和那只小老鼠没什么两样,都在担心头顶上的动静。我们对付老鼠,向来下毒下夹子养猫,花样百出。可草原上的答案更干脆,既然解决不了老鼠,那就解决老鼠的房子。换个角度,问题就没了。想到这些,我不禁笑了。

笑着笑着,又觉出一点别样的味道。这世上有多少“老鼠”,兢兢业业地打洞囤粮,浑然不知头顶正有一头牦牛缓缓走来。那牛并不针对谁,它只是在散步,在吃草。可就是这几脚,一只老鼠毕生的经营归了零。所有的坚不可摧,在更大的力量面前都不算什么。

可那只小老鼠也活得明白。房子塌了就塌了,它不申诉,不维权,转身就去另打一个新洞。草原上到处是被踩塌又重挖的痕迹,新旧交叠,看不出半点哀怨。老鼠世代代住在草原上,只是早就学会了避开牦牛常走的那条路。

其实,当年的标准答案后面还有一句话,老师没让我们记。他说,老鼠走了,地下的草籽就能发芽,牦牛就有更多的草吃。一环扣一环,谁也不冤枉谁。

如今,我偶尔会梦见草原。牦牛慢慢地走着,身后是一个个小洞,洞里住着搬了家的老鼠,洞边长出新鲜的草芽。天宽地阔,谁都有自己的活法。

从那以后,我再不轻易说“怎么可能”了。这世上多的是想不到的答案,比如老鼠没房子住,比如草籽在等着春天,比如一头牛漫不经心地走过,改变了整个草原的命运——答案就踩在每一寸被压实的土地上,蹲下去用手指戳一戳,就知道了。



扫描二维码,敬请关注本报副刊公众微信号“B座西窗”。投稿邮箱:yzwbfxnxing@163.com

◇心灵点击

拍车牌号的爸爸

[徐州]李惠

打了辆网约车,起点定在小区西门。

我上车后摇下车窗,欲和爸妈挥手告别。可爸爸却拿着手机,来到车前方,拍了一张照片。师傅是一位脾气有些暴躁的中年男性,他大声地喊道:“你拍什么?”爸爸诚实地说:“我闺女坐你的车走,我记一下车牌号。”师傅脱口而出:“现在都是实名认证,到处都有摄像头,有什么好拍的!”一向憨厚老实的

◇灯下漫笔

萨特的“脸”

[山东]路来森

萨特是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,身高只有一米五二。英国作家莎拉·贝克韦尔这样描写道:“萨特时年二十七岁,佝偻着背,嘴唇像鲛鱼一样下翻,面颊凹陷,耳朵突出,双眼望着不同的方向,因为他几乎失明的右眼严重散光,时常会向外游离。”

单纯从这一形象的描绘来看,萨特的脸,可谓“丑”矣。

不过,萨特的好友,也是同学雷蒙·阿隆却在回忆中这样写学生时代的萨特:“一旦他开口说话,一旦他的学识抹去了他脸上的粉刺和浮肿,他的丑陋的外表就消失了。”萨特的另一位朋友维奥莱特·勒迪克则说:他的脸从来都不丑,因为他的脸被他头脑的睿智、“火山爆发般的诚实”

爸爸没料到会被呛了一句,有些激动地说:“那我也得亲眼看见车牌号才能放心!”

师傅没再说话,默默地启动了车子。路上只有车子行驶的声音,车内很暗,我坐在后座快要睡着了。师傅突然说:“我的老爸是个沉默寡言的人,他要是像你爸关心你一样关心我就好了。”我怔了一下,刚想解释,我爸和你爸一样,都是个沉默寡言的人,却突然说不出来了。

和“新开垦土地般的慷慨”点亮了。

丰富的学识,弥补了外表的不足。这一切,构建了萨特内在的美,遮蔽了外表的丑。以至于雕塑家阿尔贝托·贾科梅蒂一边为萨特画素描,一边惊呼道:“多么厚重啊!多么有力量的线条啊!”

于是,莎拉·贝克韦尔在《存在主义咖啡馆》一书中总结道:“萨特的脸是一张好探究的哲学的脸:脸上的一切都把你带向别处,从一个不对称的五官旋向另一个;他可能让人们精疲力竭,但他从不令人厌倦,所以他的崇拜者的圈子也一再壮大。”

这张“好探究的哲学的脸”,竟成了一张百看不厌的脸。

